

第九十七回

死范睢计逃秦国 假张禄廷辱魏使

话说大梁人范睢字叔，有谈天说地之能，安邦定国之志，欲求事魏王，因家贫，不能自通。乃先投于中大夫须贾门下，用为舍人。当初，齐湣王无道，乐毅纠合四国一同伐齐，魏亦遣兵助燕。及田单破燕复齐，齐襄王法章即位，魏王恐其报复，同相国魏齐计议，使须贾至齐修好。贾使范睢从行。齐襄王问于须贾曰：“昔我先王与魏同兵伐宋，声气相投。及燕人残灭齐国，魏实与焉。寡人念先王之仇，切齿腐心！今又以虚言来诱寡人，魏反复无常，使寡人何以为信？”须贾不能对。范睢从旁代答曰：“大王之言差矣！先寡君之从于伐宋，以奉命也。本约三分宋国，上国背约，尽收其地，反加侵虐，是齐之失信于敝邑也！诸侯畏齐之骄暴无厌，于是昵就燕人，济西之战，五国同仇，岂独敝邑？然敝邑不为已甚，不敢从燕于临淄，是敝邑之有礼于齐也。今大王英武盖世，报仇雪耻，光启前人之绪。寡君以为桓、威之烈必当再振，可以上盖湣王之愆，垂休无穷，故遣下臣贾来修旧好。大王但知责人，不知自反，恐湣王之覆辙，又见于今矣。”齐襄王愕然起谢曰：“是寡人之过也！”即问须贾：“此位何人？”须贾曰：“臣之舍人范睢也。”齐王顾盼良久，乃送须贾于公馆，厚其廩饩。使人阴说范睢曰：“寡君慕先生人才，欲留先生于齐，当以客卿相处，万望勿弃！”范睢辞曰：“臣与使者同出，而不与同入，不信无义，何以为人？”齐王益爱重之，复使人赐范睢黄金十斤及牛酒，睢固辞不受。使者再四致齐王之命，坚不肯去。睢不得已，乃受牛酒而还其金，使者叹息而去。

早有人报知须贾，须贾召范睢问曰：“齐使者为何而来？”范睢曰：“齐王以黄金十斤及牛酒赐臣，臣不敢受，再四相强，臣止留其牛酒。”须贾曰：“所以赐子者何故？”范睢曰：“臣不知。或者以臣在大夫之左右，故敬大夫以及臣耳。”须贾曰：“赐不及使者而独及子，必子与齐有私也。”范睢曰：“齐王先曾遣使，欲留

臣为客卿，臣峻拒之。臣以信义自矢，岂敢有私哉？”须贾疑心益甚。使事既毕，须贾同范雎还魏，贾遂言于魏齐曰：“齐王欲留舍人范雎为客卿，又赐以黄金、牛酒，疑以国中阴事告齐，故有此赐也。”魏齐大怒，乃会宾客，使人擒范雎，即席讯之。雎至，伏于阶下。魏齐厉声问曰：“汝以阴事告齐乎？”范雎曰：“怎敢？”魏齐曰：“汝若无私于齐，齐王安用留汝？”雎曰：“留果有之，雎不从也。”魏齐曰：“然则黄金、牛酒之赐，子何受之？”雎曰：“使者十分相强，雎恐拂齐王之意，勉受牛酒。其黄金十斤，实不曾收。”魏齐咆哮大喝曰：“卖国贼！还要多言！即牛酒之赐，亦岂无因？”呼狱卒缚之，决脊一百，使招承通齐之语。范雎曰：“臣实无私，有何可招？”魏齐益怒曰：“为我笞杀此奴，勿留祸种！”狱卒鞭笞乱下，将牙齿打折。雎血流被面，痛极难忍，号呼称冤。宾客见相国盛怒之下，莫敢劝止。魏齐教左右一面用巨觥行酒，一面教狱卒加力，自辰至未，打得范雎遍体皆伤，血肉委地，咕喇一响，肋骨亦断，雎大叫失声，闷绝而死。

可怜信义忠良士，翻作沟渠枉死人！

传语上官须仔细，莫将屈棒打平民。

潜渊居士又有诗云：

张仪何曾盗楚璧？范叔何曾卖齐国？

疑心盛气总难平，多少英雄受冤屈！

左右报曰：“范雎气绝矣。”魏齐亲自下视，见范雎断肋折齿，身无完肤，直挺挺在血泊中不动。齐指骂曰：“卖国贼死得好！好教后人看样！”命狱卒以苇薄卷其尸，置之坑厕间，使宾客便溺其上，勿容他为干净之鬼。看看天晚，范雎命不该绝，死而复苏，从苇薄中张目偷看，只有一卒在旁看守。范雎微叹一声，守卒闻之，慌忙来看。范雎谓曰：“吾伤重至此，虽暂醒，决无生理，汝能使我死于家中，以便殓殓，家有黄金数两，尽以相谢。”守卒贪其利，谓曰：“汝仍作死状，吾当入禀。”时魏齐与宾客皆大醉，守卒禀曰：“厕间死人腥臭甚，合当发出。”宾客皆曰：“范雎虽然有罪，相国处之亦已足矣。”魏齐曰：“可出之于郊外，使野鸢饱其余肉也。”言罢，宾客皆散，魏齐亦回内宅。守卒捱至黄昏人静，乃私负范雎至其家。雎妻小相见，痛苦自不必说，范雎命取黄金相谢，又卸下苇薄，付与守卒，使弃野外，以掩人之目。守卒去后，妻小将血肉收拾干净，缚裹伤处，以酒食进之。范雎徐谓其妻曰：“魏齐恨我甚，虽知吾死，尚有疑心。我之出厕，乘其醉耳，明日复求吾尸不得，必及吾家，吾不得生矣。吾有八拜兄弟郑安平，在西门之陋巷，汝可乘夜送我至彼，不可泄漏。俟月余，吾创愈当逃命于四方也。我去后，家中可发哀，如吾死一般，以绝其疑。”其妻依言，使仆人先往报知

郑安平，郑安平即时至睢家看视，与其家人同携负以去。

次日，魏齐果然疑心范雎，恐其复苏，使人视其尸所在，守卒回报：“弃野外无人之处，今惟苇薄在，想为犬豕衔去矣。”魏齐复使人问其家，举哀带孝，方始坦然。再说范雎在郑安平家，敷药将息，渐渐平复，安平乃与雎共匿于具茨山。范雎更姓名曰张禄，山中人无知其为范雎者。过半岁，秦谒者王稽奉昭襄王之命，出使魏国，居于公馆，郑安平诈为驿卒，伏侍王稽，应对敏捷，王稽爱之。因私问曰：“汝知国有贤人，未出仕者乎？”安平曰：“贤人何容易言也！向有一范雎者，其人智谋之士，相国箠之至死。”言未毕，王稽叹曰：“惜哉！此人不到我秦国，不得展其大才！”安平曰：“今臣里中有张禄先生，其才智不亚于范雎，君欲见其人否？”王稽曰：“既有此人，何不请来相会？”安平曰：“其人有仇家在国中，不敢昼行。若无此仇，久已仕魏，不待今日矣。”王稽曰：“夜至不妨，吾当候之。”

郑安平乃使张禄亦扮做驿卒模样，以深夜至公馆来谒。王稽略叩以天下大势，范雎指陈了了，如在目前。王稽喜曰：“吾知先生非常人，能与我西游于秦否？”范雎曰：“臣禄有仇于魏，不能安居，若能挈行，实乃至愿。”王稽屈指曰：“度吾使事毕，更须五日，先生至期，可待我于三亭冈无人之处，当相载也。”过五日，王稽辞别魏王，群臣俱饯送于郊外，事毕俱别。王稽驱车至三亭冈上，忽见林中二人趋出，乃张禄、郑安平也。王稽大喜，如获奇珍，与张禄同车共载。一路饮食安息，必与相共，谈论投机，甚相亲爱。不一日，已入秦界。至湖关，望见对面尘头起处，一群车骑自西而来，范雎问曰：“来者谁人？”王稽认得前驱，曰：“此丞相穰侯，东行郡邑耳。”原来穰侯名魏冉，乃是宣太后之弟。宣太后芈氏，楚女，乃昭襄王之母。昭襄王即位时，年幼未冠，宣太后临朝决政，用其弟魏冉为丞相，封穰侯。次弟芈戎亦封华阳君，并专国用事。后昭襄王年长，心畏太后，乃封其弟公子悝为泾阳君，公子市为高陵君，欲以分芈氏之权。国中谓之“四贵”，然总不及丞相之尊也。丞相每岁时，代其王周行郡国，巡察官吏，省视城池，较阅车马，抚循百姓，此是旧规。今日穰侯东巡，前导威仪，王稽如何不认得？范雎曰：“吾闻穰侯专秦权，妒贤嫉能，恶纳诸侯宾客，恐其见辱，我且匿车箱中以避之。”须臾，穰侯至，王稽下车迎谒，穰侯亦下车相见，劳之曰：“谒君国事劳苦！”遂共立于车前，各叙寒温。穰侯曰：“关东近有何事？”王稽鞠躬对曰：“无有。”穰侯目视车中曰：“谒君得无与诸侯宾客俱来乎？此辈仗口舌游说人国，取富贵，全无实用！”王稽又对曰：“不敢。”穰侯既别去，范雎从车箱中出，便欲下车趋走，王稽曰：“丞相已去，先生可同载矣。”范雎曰：“臣潜窥穰侯之貌，眼多白而视邪，其人性疑而见事迟。向者目视车中，固已疑之，一时未即搜索，

不久必悔，悔必复来，不若避之为安耳。”遂呼郑安平同走。王稽车仗在后，约行十里之程，背后马铃声响，果有二十骑从东如飞而来，赶著王稽车仗，言：“吾等奉丞相之命，恐大夫带有游客，故遣复行查看，大夫勿怪。”因遍索车中，并无外国之人，方才转身。王稽叹曰：“张先生真智士，吾不及也！”乃命催车前进，再行五六里，遇著了张禄、郑安平二人，邀使登车一同竟入咸阳。髯翁有诗咏范雎去魏之事云：

料事前知妙若神，一时智术少侔伦。

信陵空养三千客，却放高贤遁入秦！

王稽朝见秦昭襄王，复命已毕，因进曰：“魏有张禄先生，智谋出众，天下奇才也。与臣言秦国之势，危于累卵，彼有策能安之，然非面对不可。臣故载与俱来。”秦王曰：“诸侯客好为大言，往往如此，姑使就客舍。”乃馆于下舍，以需召问。逾年不召。忽一日，范雎出行市上，见穰侯方征兵出征，范雎私问曰：“丞相征兵出征，将伐何国？”有一老者对曰：“欲伐齐纲寿也。”范雎曰：“齐兵曾犯境乎？”老者曰：“未曾。”范雎曰：“秦与齐东西悬绝，中间隔有韩、魏，且齐不犯秦，秦奈何涉远而伐之？”老者引范雎至僻处，言曰：“伐齐非秦王之意。因陶山在丞相封邑中，而纲寿近于陶，故丞相欲使武安君为将，伐而取之，以自广其封耳。”范雎回舍，遂上书于秦王。略曰：

羁旅臣张禄，死罪，死罪！奏闻秦王殿下：臣闻“明主立政，有功者赏，有能者官，劳大者禄厚，才高者爵尊”，故无能者不敢滥职，而有能者亦不得遗弃。今臣待命于下舍，一年于兹矣，如以臣为有用，愿借寸阴之暇，悉臣之说；如以臣为无用，留臣何为？夫言之在臣，听之在君，臣言而不当，请伏斧钺之诛未晚，毋以轻臣故，并轻举臣之人也。

秦王已忘张禄，及见其书，即使人以传车召至离宫相见。

秦王犹未至，范雎先到，望见秦王车骑方来，佯为不知，故意趋入永巷。宦者前行逐之，曰：“王来。”范雎谬言曰：“秦独有太后、穰侯耳，安得有王！”前行不顾。正争嚷间，秦王随后至，问宦者：“何为与客争论？”宦者述范雎之语。秦王亦不怒，遂迎之入于内宫，待以上客之礼，范雎逊让。秦王屏去左右，长跪而请曰：“先生何以幸教寡人？”范雎曰：“唯唯。”少顷，秦王又跪请如前。范雎又曰：“唯唯。”如此三次。秦王曰：“先生卒不幸教寡人，岂以寡人为不足语耶？”范雎对曰：“非敢然也。昔者吕尚钓于渭滨，及遇文王，一言而拜为尚父，卒用其谋，灭商而有天下。箕子、比干身为贵戚，尽言极谏，商纣不听，或奴或诛，商遂以亡。此无他，信与不信之异也。吕尚虽疏，而见信于文王，故王业归于周，而

尚亦享有侯封，传之世世。箕子、比干虽亲，而不见信于纣，故身不免死辱，而无救于国。今臣羁旅之臣，居至疏之地，而所欲言者，皆兴亡大计，或关系人骨肉之间。不深言，则无救于秦；欲深言，则箕子、比干之祸随于后，所以王三问而不敢答者，未卜王心之信不信何如耳。”秦王复跪请曰：“先生是何言也！寡人慕先生大才，故屏去左右，专意听教，事凡可言者，上及太后，下及大臣，愿先生尽言无隐。”秦王这句话，因是进永巷时，闻宦者述范雎之言，“秦止有太后、穰侯，不闻有王”之语，心下疑惑，实落的要请教一番。这边范雎犹恐初见之时，万一语不投机，便绝了后来进言之路，况且左右窃听者多，恐其传说，祸且不测，故且将外边事情，略说一番，以为引火之煤。乃对曰：“大王以尽言命臣，臣之愿也！”遂下拜，秦王亦答拜。然后就坐开言曰：“秦地之险，天下莫及，其甲兵之强，天下亦莫敌。然兼并之谋不就，伯王之业不成，岂非秦之大臣，计有所失乎？”秦王侧席问曰：“请言失计何在？”范雎曰：“臣闻穰侯将越韩、魏而攻齐，其计左矣。齐去秦甚远，有韩、魏以间之。王少出师，则不足以害齐，若多出师，则先为秦害。昔魏越赵而伐中山，即克其地，旋为赵有，何者？以中山近赵而远魏也。今伐齐而不克，为秦大辱；即伐齐而克，徒以资韩、魏，于秦何利焉？为大王计，莫如远交而近攻。远交以离人之欢，近攻以广我之地，自近而远，如蚕食叶，天下不难尽矣。”秦王又曰：“远交近攻之道何如？”范雎曰：“远交莫如齐、楚，近攻莫如韩、魏，既得韩、魏，齐、楚能独存乎？”秦王鼓掌称善，即拜范雎为客卿，号为张卿，用其计东伐韩、魏，止白起伐齐之师不行。

魏冉与白起一相一将，用事日久，见张禄骤然得宠，俱有不悦之意。惟秦王深信之，宠遇日隆，每每中夜独召计事，无说不行。范雎知秦王之心已固，请问，尽屏左右，进说曰：“臣蒙大王过听，引与共事，臣虽粉骨碎身，无以为酬。虽然，臣有安秦之计，尚未敢尽效于王也。”秦王跪问曰：“寡人以国托于先生，先生有安秦之计，不以此时辱教，尚何待乎？”范雎曰：“臣前居山东时，闻齐但有孟尝君，不闻有齐王；闻秦但有太后、穰侯、华阳君、高陵君、泾阳君，不闻有秦王。夫制国之谓王，生杀予夺，他人不敢擅专。今太后恃国母之尊，擅行不顾者四十余年。穰侯独相秦国，华阳辅之，泾阳、高陵各立门户，生杀自由，私家之富十倍于公。大王拱手而享其空名，不亦危乎？昔崔杼擅齐，卒弑庄公；李兑擅赵，终戕主父。今穰侯内仗太后之势，外窃大王之威，用兵则诸侯震恐，解甲则列国感恩，广置耳目，布王左右，臣见王之独立于朝，非一日矣。恐千秋万岁而后，有秦国者，非王之子孙也！”秦王闻之，不觉毛骨悚然，再拜谢曰：“先生所教，乃肺腑至言，寡人恨闻之不早。”遂于次日收穰侯魏冉相印，使就国。穰侯取牛车于有

司，徙其家财，千有余乘，奇珍异宝，皆秦内库所未有者。明日，秦王复逐华阳、高陵、泾阳三君于关外，安置太后于深宫，不许与闻政事，遂以范雎为丞相，封以应城，号为应侯。秦人毕谓张禄为丞相，无人知为范雎，惟郑安平知之，雎戒以勿泄，安平亦不敢言。时秦昭襄王之四十一年，周赧王之四十九年也。

是时，魏昭王已薨，子安釐王即位，闻知秦王新用张禄丞相之谋，欲伐魏国，急集群臣计议。信陵君无忌曰：“秦兵不加魏者数年矣。今无故兴师，明欺我不能相持也，宜严兵固圉以待之。”相国魏齐曰：“不然。秦强魏弱，战必无幸。闻丞相张禄乃魏人也，岂无香火之情哉？倘遣使赍厚币，先通张相，后谒秦王，许以纳质讲和，可保万全。”安釐王初即位，未经战伐，乃用魏齐之策，使中大夫须贾出使于秦。须贾奉命，竟至咸阳，下于馆驿。范雎知之，喜曰：“须贾至此，乃吾报仇之日矣。”遂换去鲜衣，装作寒酸落魄之状，潜出府门，来到馆驿，徐步而入，谒见须贾。须贾一见，大惊曰：“范叔固无恙乎？吾以汝被魏相打死，何以得命在此？”范雎曰：“彼时将吾尸首掷于郊外，次早方苏，适遇有贾客过此，闻呻吟声，怜而救之。苟延一命，不敢回家，因间关来至秦国。不期复见大夫之面于此。”须贾曰：“范叔岂欲游说于秦乎？”雎曰：“某昔日得罪魏国，亡命来此，得生为幸，尚敢开口言事耶？”须贾曰：“范叔在秦，何以为生？”雎曰：“为佣糊口耳。”须贾不觉动了哀怜之意，留之同坐，索酒食赐之。时值冬天，范雎衣敝，有战栗之状。须贾叹曰：“范叔一寒如此哉！”命取一绨袍与穿，范雎曰：“大夫之衣，某何敢当？”须贾曰：“故人何必过谦！”范雎穿袍，再四称谢，因问：“大夫来此何事？”须贾曰：“今秦相张君方用事，吾欲通之，恨无其人。孺子在秦久，岂有相识，能为我先容于张君者哉？”范雎曰：“某之主人翁与丞相善，臣尝随主人翁至于相府。丞相好谈论，反复之间主人不给，某每助之一言。丞相以某有口辩，时赐酒食得亲近，君若欲谒张君，某当同往。”须贾曰：“既如此，烦为订期。”范雎曰：“丞相事忙，今日适暇，何不即去？”须贾曰：“吾乘大车驾驷马而来，今马损足，车轴折，未能即行。”范雎曰：“吾主人翁有之，可假也。”范雎归府，取大车驷马至馆驿前，报须贾曰：“车马已备，某请为君御。”须贾欣然登车，范雎执辔。街市之人望见丞相御车而来，咸拱立两旁，亦或走避。须贾以为敬己，殊不知其为范雎也。既至府前，范雎曰：“大夫少待于此，某当先入，为大夫通之。若丞相见许，便可入谒。”范雎径进府门去了。须贾下车，立于门外，候之良久，只闻府中鸣鼓之声，门上喧传：“丞相升堂。”属吏舍人奔走不绝，并不见范雎消息。须贾因问守门者曰：“向有吾故人范叔，入通相君，久而不出，子能为我召之乎？”守门者曰：“君所言范叔，何时进府？”须贾曰：“适间为我御车者是也。”门下人

曰：“御车者乃丞相张君，彼私到驿中访友，故微服而出，何得言范叔乎？”须贾闻言，如梦中忽闻霹雳，心坎中突突乱跳，曰：“吾为范睢所欺，死期至矣！”常言道：“丑媳妇少不得见公婆。”只得脱袍解带，免冠徒跣，跪于门外，托门下人入报，但言：“魏国罪人须贾在外领死！”良久，门内传丞相召入，须贾愈加惶悚，俯首膝行，从耳门而进，直至阶前，连连叩首，口称：“死罪！”范睢威风凛凛，坐于堂上，问曰：“汝知罪么？”须贾俯伏应曰：“知罪！”范睢曰：“汝罪有几？”须贾曰：“擢贾之发，以数贾之罪，尚犹未足！”范睢曰：“汝罪有三：吾先人邱墓在魏，吾所以不愿仕齐，汝乃以吾有私于齐，妄言于魏齐之前，致触其怒，汝罪一也；当魏齐发怒，加以笞辱，至于折齿断肋，汝略不谏止，汝罪二也；及我昏愤，已弃厕中，汝复率宾客而溺我。昔仲尼不为已甚，汝何太忍乎？汝罪三也。今日至此，本该断头沥血，以酬前恨，汝所以得不死者，以绋袍恋恋，尚有故人之情，故苟全汝命，汝宜知感。”须贾叩头称谢不已。范睢麾之使去，须贾匍匐而出，于是秦人始知张禄丞相，乃魏人范睢，假托来秦。

次日，范睢入见秦王，言：“魏国恐惧，遣使乞和，不须用兵，此皆大王威德所致。”秦王大喜。范睢又奏曰：“臣有欺君之罪，求大王怜恕，方才敢言。”秦王曰：“卿有何欺？寡人不罪。”范睢奏曰：“臣实非张禄，乃魏人范睢也。自少孤贫，事魏中大夫须贾为舍人。从贾使齐，齐王私馈臣金，臣坚却不受，须贾谤于相国魏齐，将臣捶击至死。幸而复苏，改名张禄，逃奔入秦，蒙大王拔之上位。今须贾奉使而来，臣真姓名已露，便当仍旧，伏望吾王怜恕！”秦王曰：“寡人不知卿之受冤如此。今须贾既到，便可斩首，以快卿之愤。”范睢奏曰：“须贾为公事而来，自古两国交兵，不斩来使，况求和乎？臣岂敢以私怨而伤公义。且忍心杀臣者，魏齐，不全关须贾之事。”秦王曰：“卿先公后私，可谓大忠矣。魏齐之仇，寡人当为卿报之。来使从卿发落。”范睢谢恩而退，秦王准了魏国之和。

须贾入辞范睢，睢曰：“故人至此，不可无一饭之敬。”使舍人留须贾于门中，吩咐大排筵席，须贾暗暗谢天道：“惭愧，惭愧！难得丞相宽洪大量，如此相待，忒过礼了！”范睢退堂，须贾独坐门房中，有军牢守著，不敢转动。自辰至午，渐渐腹中空虚，须贾想道：“我前日在馆驿中，见成饮食相待。今番筵席，故人之情，何必过礼？”少顷，堂上陈设已完。只见府中发出一单，遍邀各国使臣及本府有名宾客，须贾心中想道：“此是请来陪我的了，但不知何国何人？少停坐次亦要斟酌，不好一概僭妄。”须贾方在踌躇，只见各国使人及宾客纷纷而到，径上堂阶。管席者传板报道：“客齐！”范睢出堂相见，叙礼已毕，送盏定位，两庑下鼓乐交作，竟不呼召须贾。须贾那时又饥又渴，又苦又愁，又羞又恼，胸中烦懣，不

可形容。三杯之后，范睢开言：“还有一个故人在此，适才倒忘了。”众客齐起身道：“丞相既有贵相知，某等礼合伺候。”范睢曰：“虽则故人，不敢与诸公同席。”乃命设一小坐于堂下，唤魏客到，使两黥徒夹之以坐。席上不设酒食，但置炒熟料豆，两黥徒手捧而喂之，如喂马一般。众客甚不过意，问曰：“丞相何恨之深也？”范睢将旧事诉说一遍，众客曰：“如此亦难怪丞相发怒。”须贾虽然受辱，不敢违抗，只得将料豆充饥，食毕，还要叩谢，范睢瞋目数之曰：“秦王虽然许和，但魏齐之仇，不可不报，留汝蚁命，归告魏王，速斩魏齐头送来，将我家眷送入秦邦，两国通好；不然，我亲自引兵来屠大梁，那时悔之晚矣。”唬得须贾魂不附体，喏喏连声而出。不知魏国可曾斩魏齐头来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